

苏双碧著



阶级斗争
与
历史科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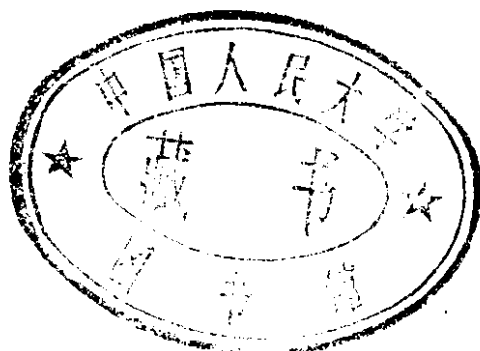
11(2)/42

1039741

阶级斗争与历史科学

苏 双 碧 著

RD04113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范一辛

阶级斗争与历史科学

苏双碧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01,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11074·511 定价 (六) 0.40 元

目 录

阶级斗争与历史科学·····	1
“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对历史科学的破坏·····	35
论研究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关系·····	53
论史料和理论的关系·····	71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85
历史遗产批判继承新探·····	106
阶级斗争与清官·····	131
后 记·····	149

阶级斗争与历史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阶级斗争激流中度过的无数优秀的历史学家，尽管他们有过不少巨著，对历史的研究有过许多真知灼见，但他们并没有使历史成为科学。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创立之后，特别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才使历史成为科学，人们才有可能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规律来，人类历史才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说明。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怎样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呢？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怎样推动历史前进的呢？而在历史研究中又怎样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呢？这些问题过去谈得不少，然而，多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干扰，阶级斗争和历史科学的关系被搞得很乱。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历史之所以成为科学

历史之成为科学，是由于在历史学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即用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来研究社会历史。这种研究方法，把历史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及其所反

映的历史现象,不是当作纯粹孤立而偶然发生的东西,而是认为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因而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历史正是依循着一定的规律而前进的。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在阶级社会里,则是阶级斗争。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来制约的。”^①很清楚,历史上(当然,这里指的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所发生的一切斗争,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实际上都离不开阶级斗争这个范畴;但是,绝不能忽略恩格斯这段话的后面一句。因为,仅仅认识到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变革,是各社会阶级彼此间的斗争是不够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各社会阶级本身的存在,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都是受“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来制约的”,而不顾生产力对于阶级斗争的制约,那不仅是认识上的片面性,在实践中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着深刻教训的。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一九六六年之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十年中,就是撇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谈阶级斗争,去谈超越历史阶段的所谓“共产主义”的,结果对社会造成了大破坏、大浩劫。以往的历史学家,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如我国,尽管有过孔子、司马迁、司马光、章学诚等人,有过《春秋》、《史记》、《资治通鉴》、《文史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602页。

义》等有影响的著作，但也都只能根据他们各自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偏见来说明历史，他们考察的也只能是就事论事，就现象谈现象。由于受历史、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他们对历史现象要作出本质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对于以往历史学家根据各人不同的时代、立场，主观片面地解释历史的现象，曾感叹地说：“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①这是历史的局限，不可避免的。当时不可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一个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客观的、正确的标准，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好恶来解释。李贽感叹即使孔子复生也“不知作如何非是”。其实，就连对于孔子本人，以前，也很难有人能够对他作出公正的、正确的评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因时因势，孔子不断被更换衣冠和改变脸谱，自秦汉以后，有董仲舒的孔子、韩愈的孔子、朱熹的孔子、章太炎的孔子等等。他们对孔子的评价也都是从各人的立场和见解出发的。

以往的历史学家也有对于怎样才算正确地记述历史的标准。封建史学家曾经把“秉笔直书”标榜为史家的美德，资产阶级史学家则标榜所谓尊重历史真相的“纯客观”的研究方法。但这些也都不能使历史成为科学。

“秉笔直书”不能使历史成为科学。这个被称为中国史学的所谓优良传统，是被封建社会历代史学家所称道和标榜的。司马迁写《史记》时，敢于批评当代皇帝汉武帝，被后人称为“直言无隐”^②。而北魏的崔浩在主持北魏历史《国书》的编写

① 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时，曾经坚持“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①。唐太宗的谏议大夫褚遂良，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注”时，主张“君举必记”^②。凡此等等，主张“秉笔直书”的史官在所不少，他们的美德是忠于职守，不畏权贵，认为编史如果“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③？担心的自然是后代人不相信。所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说过：“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④在这些自谓正直的史家看来，只有秉笔直书才能更好地为本阶级最根本的利益服务，因为修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借鉴，如果史实被歪曲了，修史就成了伪造历史，既不能起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又必然要受“天下后世公议”的。不过，在封建社会里，主张“秉笔直书”的史官是要冒风险的，甚至要抛头颅，所以是被称颂的。但是，这种“秉笔直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得到真正贯彻的，况且，即使真正做到“秉笔直书”，也仍然不是科学的，这是因为：其一，封建史家的“秉笔直书”必然囿于本阶级的利益，有损于本阶级利益的，他们是绝不会“秉笔直书”的，不管是崔浩还是褚遂良，他们是绝对不会去如实记载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造反的；其二，史家所“秉笔直书”的必然是受史官本人的世界观所支配的，凭他们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主观判断，而这些判断往往并不是历史的本质，最多也只能是一些单个的孤立的历史片段，不可能本质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规律。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搜集

-
- ① 《资治通鉴·宋纪》。
 - ② 《旧唐书·褚遂良传》。
 - ③ 《旧唐书·魏徵传》。
 - ④ 《旧唐书·刘子玄传》。

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①可见，即使真正做到“秉笔直书”，也只能是记录了许多个别的历史现象，至于这些个别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们是不可能认识到的。因而，这种“秉笔直书”即使真正做到了，同样也是不会成为科学的。

客观主义的所谓“尊重历史真相”同样不能使历史成为科学。资产阶级史学家标榜的“客观”，或者叫做“尊重历史真相”，说是要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不需注入任何个人的意志和见解。这当然是一张极其虚伪的面纱。众所周知，所谓历史的真相，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和分析，同样是看不到历史的本质的。人们在回顾几千年的历史时，看到的只是一堆浩瀚的史料，而这些史料都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烙印。试问，如果不对这些史料用阶级观点加以分析，怎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呢？因此，任何阶级的任何史学家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其实，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所谓“客观”，不过是为了掩盖和否认历史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在中国，那些可以称得上名流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大多直言不讳地否定历史发展规律。胡适就把历史比作一个大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打扮得美就美，打扮得丑就丑。梁启超则把历史看成是各式各样货色具备毫无共性的大杂烩。他说：“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学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貌剥夺净尽。”^②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梁启超看到的仅仅是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

② 《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4卷，第2页。

一些“不共相”的史料，他的所谓“史的精貌”，实际上是一堆纷纭复杂的史料，真正的历史精貌他是看不见的，所以，他认为“历史上……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的‘必然之果’”，“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是不可捉摸的”^①。于是梁启超就明确地提出，历史是没有什么必然的发展规律的：“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的资格，便努力发明史学中因果。”^②何炳松也说：“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③不论是梁启超的“不可捉摸”论，还是胡适的“大姑娘”论，目的都是为了否定历史有铁一般的发展规律，不承认历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

可见，不论是封建史学家的“秉笔直书”，还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纯客观”，都不可能使历史研究得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这是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了的。“秉笔直书”比起伪造史实或歪曲史实来说，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在我们今天情况下，仍然停留在“秉笔直书”上，当然是很不够的。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任何一个史家对材料都是有选择的。你说“秉笔直书”，那么，你“直书”哪些呢？还不是有个选择吗？至于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所谓“纯客观”，同样存在着哪些是客观的问题，他们所要记载的仍然是有选择的。打个比方，照相，总算是客观的反映吧？可是，你照了这个地方，不照那个地方，还不是有着主观的选择吗？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强调

① 《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4卷，第2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要进行阶级分析,强调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关于这个道理,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①很清楚,研究历史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资料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才能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阶级社会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有过许多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②列宁也明确指出:“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③毛泽东同志也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④同时,经典作家还指出,经济基础是“社会历史决定性基础”,它“决定着阶级划分,从而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从而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⑤。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可置疑的,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条件,离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社会历史就要停顿,人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页。

② 《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4页。

③ 《再论杜马内阁》,《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④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376页。

⑤ 恩格斯:《致亨·施塔尔肯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第516页。

类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人类从事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在内,又无不同阶级斗争相联系。阶级斗争不仅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正是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我想就此作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

1. 阶级斗争是制约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最先发现的,而是在马克思之前就由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论证过的。而且,一般说来,这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①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怎样区别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呢?马克思对此明确地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后面两点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趋向和最终结局。这是指导和武装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列宁又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③而第一点则

^{①②} 《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③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9页。

是用来考察文明社会的全部历史线索的，它说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内容是制约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的。这可以从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阶级，同时也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消灭了阶级。在原始社会正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才产生了私有，从而出现了阶级，而且是在出现了阶级之后，人类历史才进入了文明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创造了消灭阶级的条件的。因此，阶级的存在只是和原始社会崩溃时生产力的低级发展到社会主义末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有关。另一层意思，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的。很明显，奴隶社会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特别是铁制农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才会出现新兴的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社会也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手工工场的大量出现，才会出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从而爆发由资本家阶级取代地主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出现，都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在阶级社会里，人类和在无阶级社会一样，为了吃饭、穿衣以及满足其他日常生活需要，就必然要追求经济利益，只是在无阶级社会，这种经济利益的追逐，无需和政治利益相联系。而在阶级社会，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必然要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没有政治权力的保证，所追求到的经济利益就会重新丧失。因此，在阶级社会离开阶级利益而独立存在的经济活动或生产斗争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即使在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无需和阶级斗争相联系的说法，实际上是找不

到实例的。正如列宁指出的：“‘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①肯定阶级斗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丝毫也没有贬低生产斗争对于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在阶级社会里，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最终都只能表现为阶级的结构。任何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当它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之后，就会出现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现象。因此，这种新的生产力就要求推翻旧的生产关系，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新的生产力的这种要求，只有通过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来推翻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阶级和制度，为本阶级利益的发展开辟道路。很明显，在这里，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能靠自身去改变历史的进程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变革历史，把历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不正视这些历史事实，硬说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比起生产斗争来只能是居于次要地位，那么，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无法说清楚，也就无法说明社会历史是按照规律向前发展的。诚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指出的：“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

^①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89页。

展过程。”^①

2. 阶级斗争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伟大历史作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在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虽然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内容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上述三个社会形态的伟大变革和更替,都毫无例外地是阶级斗争。这个观点,过去在史学界很少有过分歧,但在关于动力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即使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阶级斗争也不起主要动力作用,而是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主要的动力作用。我是不赞成这种意见的。

不同社会形态的互相更替,是社会性质的飞跃,其前提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从旧的经济条件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已经不能和这些变更相适应了”^②。因此,要求生产关系能够和这种正在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相适应,也就是要求变革这种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制度。事实证明,当这种变革要求还未获得实现时,生产力本身不但不是表现为自身的对旧的生产关系的勇猛突破,而是往往遭到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而停滞不前,只有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实行革命之后,生产力才能获得飞跃的发展。例如,奴隶社会的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们对生产不但没有积极性,而且用消极怠工的方法来表示他们对奴隶制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页。

方式的不满。据《管子·乘马篇》记载，奴隶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是“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而在新兴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农民则是“夜寐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时期，表现在人们对待“公田”和“私田”的态度上也是大不相同的。据《吕氏春秋·审分贤》记载：“公以众地者，公作则退，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可见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这时已经不再带有任何积极性了，而且明显地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历史要继续向前发展，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奴隶制的统治。正是由于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才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新适应起来。阶级斗争促使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推动了社会历史的继续向前发展。

这种明显的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在其它社会形态的互相更替时也是一样。因为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确立的初期，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上相适应的，然而，这种适应只是暂时的。正如列宁指出的：“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①这种“转化”就是由于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也就由暂时相适应变为不相适应了。例如，西欧在封建社会末期，许多国家的国王和贵族，曾经作出很大的努力来限制手工业的发展，用他们手中控制的特权来禁止新兴的手工业工场在城里开设；他们用到处设关置卡的办法，来限制国内市场的形成，妄图把已经出现的新的生产力压下去。在这种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的尖锐矛盾中，封建的国家权

^① 《民粹派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页。

力机构,成了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这一社会矛盾,只有到了最后,代表新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才能解决。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国家政权,从而打碎了各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使人类历史踏进了资本主义时代,把人类的文明史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正如《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①因而这个阶级在革命后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这就说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同样,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当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后,生产力也是获得巨大的解放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沙皇俄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落后的国家,而无产阶级在中国夺取政权之前,旧中国也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革命成功以后,生产力却得到很快的发展。虽然中国目前经济还很落后,但是资产阶级国家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而我们革命成功后才只有三十年。尽管如此,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过旧中国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如果没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② 同上书,第256页。